



花季·雨季侠少系列

奇窝温氏·台吉·腾格尔·阿拉坦奇奇格 著

上

海天出版社

飞坠浮沉





901978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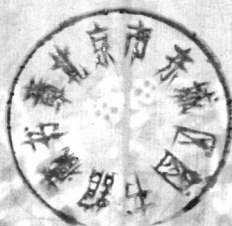
花季·雨季侠少系列

飞坠浮沉

(上)

奇寓温氏·台吉·腾格尔·阿拉坦奇奇格 著

飞坠浮沉，
 巅峰无异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个人如果私欲过重 霸性过旺

纵然武功盖世

最后必会跌落深渊 一切成空

56787/12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坠浮沉/奇奇格著. - 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6
(花季雨季侠少系列)

ISBN 7-80654-010-5

I. 飞… II. 奇…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7123 号

花季·雨季侠少系列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花季·雨季系列总策划 旷昕

责任编辑:周海彦 周鸣琦 封面设计:王晓珊

商标设计:张幼农 责任技编:陈 炯

责任校对:东 力 沈 焱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mm × 1092mm 1/32 印张:20.5

字数:393 千 印数:5000 册

定价:23.00 元(上、下册)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又一位“侠少”出山了 (代序)

“王爷”，就是作者的老爸，几次要求我为这部书写序，说是“您最了解情况”。一定要写。我说，王爷，小人哪堪此重任，堂堂“公主”的大著，我不够这个格的。“就您合适。”他一口的京腔。看来是推脱不了啦。

第一次见王爷，在我办公室，手提一平常纸口袋，拄一细细竹制拐杖，蹒跚而入，老态得很的。未及开口，我已对他尊敬几分了。及到听他说，“我是伟大的成吉思汗第三十一世嫡孙奇窝温氏·台吉·沁布道尔吉”，“老朽（他发 qiu 的音，可能是蒙语或土耳其语的痕迹？）特来送小女写的书稿……小女名奇窝温氏·台吉·腾格尔·阿拉坦奇奇格，成吉思汗第三十二世公主。年方一十四岁，比您编的《花季·雨季》作者还小两岁”。“我们一家在土耳其生活了十多年”。记得去年《深圳晚

报》有则消息说，深圳的某医院治好了土耳其亲王几十年的牙疾。彼亲王也就是面前这位老者了。一个我认为的“神秘人物”出现了！后来熟了，我就称他“王爷”，也不知是谥称还是尊称，应是二者皆有。反正老者一双黠慧的眼睛闪着至尊的光芒，每每皆曰“不敢”。他的典型的蒙古利亚人特征，开阔的而微突的前额、方方的面庞在向左右延伸，亚洲人的高鼻子，身板不如年轻时硬朗，但蒙古民族骠悍善射的豪气不减。

拿到书稿后，职业的敏感，尤其是对少年作者的情有独钟——生怕有将来名扬四海的大作擦肩而过，那不仅是遗憾，更是罪过——我没有直接交给编辑部，自己先读了起来。读稿子的感觉经历了由狐疑到猜疑到释然的过程。

首先狐疑的是，十四岁的小女孩能写出洋洋几十万字、几十出场人物的稿子？我十四岁时，怕抄都抄不了的。值得我放下案头堆积着的等着终审的上百万字的书稿吗？莫不是王爷为了成吉思汗的声名继续而在为女儿捉刀？接下来的猜疑是，从其构思到内容，从情节到遣词选句都令人暗暗称道。会不会是用了“借刀”之术，剥自某“大侠”的东西。只是从行文中稚嫩的笔迹和错别字上能看出是出自低年级学生的手。几个晚上后，翻过了最后一页，用铅笔写下了几点初审意见，其实质内容是：面见作者，核实真伪，去除疑虑，争取推出！并以此打头，推出一个“花季·雨季”侠少系列！

接下来，我将书稿交给正在编“花季·雨季”系列

的周鸣琦主任，谈了我的想法。周鸣琦带着周海彦，二位女士马上进入了情况。终于一天，我驾车同周鸣琦找到了“王爷府”——位于深圳梅林的一套平常的宿舍。拜见了奇奇格公主，一位瘦瘦小小拖着条辫子的姑娘，微微佝着上身，看上去体格发育不良，远没有深圳十四岁少女的丰姿。于是我们交谈，提问、答问，她还拿出了密密匝匝没有空隙写满了字的原稿给我们看。那个固执己见，话不饶人，以及某些思维的深刻，配上那不大寻常的外表，我算信了——这就是那种奇异之人，奇于一般、异于常人，平常人见了称奇道怪者也。遵西方人的说法，可能是血液中什么酸含量高于普通人——据他们用统计学方法研究，许多伟大的诗人、发明家就是这样的。返途中我对被噎得够呛的大周如是解释说。只有这种异人才写得出这样的东西，普普通通的孩子怎么可能呢？大脑怪异而身子骨发育不够，正是这种人，出息着呢！美国总统罗斯福不就是坐着轮椅指挥着二次世界大战吗？当然小公主的身体很快会发育成熟的，目前她是全力用心思在创作而暂时牺牲了身子骨的成长。正如她自己说的，“十二岁开始构思这部书”，“这几乎是我童年生活中最大的梦想和冀盼”，“我为这部书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奇奇格，一奇女子也！

奇奇格，小小年纪，却是非明辨，爱憎分明；惩恶扬善，匡扶正义是她作品的主旨。她还是一个深深地爱着她的祖国——祖先之国的孩子，她宁愿辍学返回祖国来创作出版她的处女作。暂且不去稽考其身世了，只要

能创作出智力成果，王族后裔和奴隶子孙都一样。她说“我永远热爱着中国那深博伟大、丰富而璀璨的历史文化。也希望每个人都热爱她……成为对祖国有贡献有作为的人。”这些都可以从其作品中看出来。交谈中才知道，她的创作风格师承古龙古大侠，国文基础主要来自王爷父亲大人，武术招式多半是其兄——一个武术教练的指点。她的创造性和丰富的情节来自于丰富的生活经历，从内地省份到特区深圳，从中国到土耳其。是否还有一介平民的母亲和贵为王胄的蒙族父亲及驰骋亚欧、开疆扩土、马背得天下的先祖铁木真的遗传因子？一如她本人所说：“我尚未成年……但它（这部书）毕竟证明着我的不凡天赋。”

后来二位周女士又去了府上，小公主也来了出版社。“稿纸和资料室对她开放”，我说。周海彦查阅了许多大侠的书，又多次地反复与作者切磋，还开着奥迪接送她。还有，周鸣琦和周海彦跑了七八个城市的十几所中学，召开座谈会，听取中学生们对“花季·雨季”系列的想法，了解他们到底想读什么样的书。结论是拜托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出《花季·雨季》的“克隆”本了，跟在郁秀后面的什么花季、阳光季、雨季太多了。在紧张的课余，他们想读一些放松而又励志的、休闲而又健康的书，其中适合孩子们的武侠小说便是相当受欢迎的一类。这次调查促成了我推出这部书、推出一个“侠少”系列的决策。编、著双方几经讨论，反复推敲，书稿终于要发排了，作者的梦想就要成真了！书名

由《火树梅开落江南》改成了《飞坠浮沉》；作者署名由“今古奇”终于同意为“奇奇格”；章回的标题也作了大的改动，等等。可见我们的编书匠在“匠心”、“功夫”和“手艺”上都是用了心思出了汗水的。不是编辑的慧眼，珍珠只能埋在沙里；没有编辑的劳动，“名著”只能是“手稿”，尽管有这先生、那先生的指点、支持。中外古今，这样的例子不少。不但诞生一部书，也许同时诞生了一位伟大的什么家，最有可能是作家，就是因为有背后默默无闻的匠人在为人作嫁衣。

为了花季少女和雨季少男们能身着时代的新装，迎着朝阳走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不叹“为人作嫁几时休”，只要不断地去编无愧于中国文化和时代要求的好书，就像培育自己的孩子那样。

在海天第一品牌“花季·雨季”校园系列之分支系列“少年武侠系列”推出首部的时候，先向读者交待了内情，以免像猜疑郁秀那样猜疑奇奇格的超常能力，也顺便讲了点什么。壮着胆子，权充作序，以应了王爷的吩咐。

然后，我们祝贺十四岁少女处女作的诞生！古大侠仙逝，梁大侠封笔，金大侠去西子湖畔教书去了，欣慰的是，后继有人。我们祝贺“少侠”的出山！同时欢呼，“花季·雨季”旗下，又添了新丁！

旷 昕

一九九九年·清明

于深圳河畔的村庄

目 录

代 序	(1)
第 一 章 夜半惊歌	(1)
第 二 章 名师高徒	(10)
第 三 章 有仇必报	(27)
第 四 章 初识挚友	(38)
第 五 章 冠盖云集	(64)
第 六 章 各展奇才	(73)
第 七 章 出类拔萃	(126)
第 八 章 神剑倾城	(141)
第 九 章 娇人辣手	(157)
第 十 章 密林伏阵	(171)
第 十 一 章 神秘侠少	(184)
第 十 二 章 胜堡火案	(203)
第 十 三 章 江湖有戏	(220)

第十四章	白玉红颜	(236)
第十五章	喜从天降	(264)
第十六章	狭路仇踪	(281)
第十七章	上者斗智	(293)
第十八章	意料之外	(339)
第十九章	大仇将雪	(356)
第二十章	真人露相	(377)
第二十一章	火树江南	(397)
第二十二章	奇事乍现	(418)
第二十三章	夫复何求	(437)
第二十四章	至恶不渝	(501)
第二十五章	奇事再现	(515)
第二十六章	无畏之战	(536)
第二十七章	深渊无异	(564)
第二十八章	梅花三弄	(580)
第二十九章	弃恶今生	(601)
第三十章	钟情永待	(623)

第一章 夜半惊歌

月光清和，照着沉暗的大地，照着这一片荒凉的郊野。一条宽阔大道笔直从神秘的远夜中通来，道上西风飒爽，道旁虫鸣细碎。夜泛饿犬狺狺，风吹长草依依……

平日，这些声音仍未能冲破沉夜那无穷的闷窒与寂静，今夜道路上竟又响起了摧人魂魄的兵刃相格之声，竟仿佛有人在此地比武决斗。

只见路中刀势如山，剑影如虹，利刃精芒交错，杀气令人心寒。他们实已并非在打斗比武，而是在搏杀拼命！

兵刃碰击之声紧密、沉重，一如他们紧密而沉重的步履，其中偶尔还混杂着几声惊呼与惨嗥，更为静夜平添了几分强烈而浓厚的无形恐怖凄厉之意。

两团人影纵闪蹿腾于道间，步履虽沉乱，身法却仍迅疾灵捷异常，显然他们轻功都不弱，只是此刻已拼斗

得筋疲力尽了。

但他们还要继续斗下去，于黄尘中翻滚，在刀剑里躺卧，你来我往，狼狈不堪，虽每人均身负重伤，却也毫无罢手之意。

其中一人遍体黑衫，身材颇长，面貌亦被一片黑色绢巾遮住，只是他黑衣、黑巾上都已染上了凄烈湛红的血迹，那双充满了悲愤、仇恨与绝望的眸子，也是血红的。

他就以这双血红的眸子瞪着敌人，瞪着自己掌中利剑一回回刺入敌人身体，敌人的钢刀也一次次砍中他。流血。血花如梅花般滴滴飞溅而出，溅红了衣襟，溅红了刀刃。拼搏！惨厉！无辜无助的生命，已在这其中渐渐消殒。

武林豪士又有谁不是死在拼比搏杀中呢？他知道自己今夜必定也同样要轮到这种时候了。

与他对敌之人是个虬髯大汉，胸膛坚阔，上面也布满累累伤痕，血染肌肤。虽受伤颇重仍紧咬钢牙，手舞一柄普通单刀，另外左臂弯中赫然抱着一个一两岁的孩子。

这孩子被大汉抱于怀中随着一齐翻闪跌撞竟从未哭闹，反而瞪大了晶亮无邪的眼睛望着对方那黑衣蒙面人，眼中毫无恐惧之色……也许他还太小了，小得还不懂得什么是恐惧。

但恐惧的阴影至少已打入了他幼小的心中，惨红的鲜血已染上了他稚嫩的脸颊。他又怎会知道眼前这两人

的拚杀关系着自己一生的命运？命运的好坏，便决定于这两人的胜负生死。

这孩子究竟是谁？

这深夜在搏杀的两人又是谁？

突然间，夜幕中又是一声惊人的惨叫。

原来那黑衣蒙面客剑法虽犀利灵变，可谓上乘，但内功、轻功稍逊于对方一筹，连续猛战杀斗，实已身心交瘁，加之旧伤新创，内力难济，身法越见缓慢沉滞，每每出手益感力不从心，此刻一个避闪不及，腹部寸旁又着了对方便一刀，顿时他只觉奇痛入骨，汨汨鲜血长流。

虬髯大汉见对手中刀，似精神陡振，口中厉喝道：“好！看你今日兀能逃得我刀下？”当即强忍伤势，钢刀“刷刷”连番抢攻。

他刀法虽不十分精妙深奥，刀上劲道却十足雄厚刚猛，此番一刀猛似一刀地连续逼进，那黑衣蒙面客于刀口下躲得更是险象环生。

他蓦然嘶呼道：“孩子……”

那大汉仰天狂笑，厉声道：“孩子？你死到临头还想碰我的孩子么？”

黑衣蒙面客突也仰天狂笑起来：“好！好……不想我与他拼杀一场，最终还是让我死在他手上！老天呀老天，你真是公平……”

虬髯大汉啐了口血津，厉笑道：“老天正是公道得很，否则你今夜也就不会死在我手上了。”

黑衣蒙面客咬碎钢牙一字字道：“我就算死了做鬼，也要你陪着我……”

他身子突然暴起，朝虬髯大汉狂猛地冲去。他这回不避反进，虽意欲拼命，但由于他失血过多，又经如此一番竭力嘶喊，身子扑到一半，便已倒地昏了过去。

虬髯大汉见他倒地，哈哈大笑道：“你就算死了做鬼，我也不怕你……”哪知他语声突然中顿，一双充血环睛怒凸，面部肌肉也一阵痉挛，长躯摇了几摇霍然转回嘶喝道：“谁？……恶贼……”随即狂嗥一声，伟岸的身子也向前扑倒。

原来就在此瞬间前，道路旁浓密幽黯的树丛后闪电般飞射出了一柄短刀，虬髯大汉受伤本重，又全未提防，寒光一闪，顷刻便已插入了他肩颈后。他顿时亦扑身倒地，不省人事了。

就在此刻，树石后，夜色中，轻烟般掠出了一条雪白的影子。

人影窈窕，面覆轻纱，西风吹得她长裙飘飘，就仿佛是黑夜中的神秘幽灵。

但这幽灵却像是个女子，冷厉清澈的目光朝昏迷中两人一瞬扫过，蓦地呼声出口，急步扑到黑衣蒙面人身上，叫道：“你……”

她一字方毕，耳内忽然响起了一阵歌声！

夜半之中，又哪里来的歌声？

歌声甚是隐约缥缈，在静夜中，荒野上，让人听来足以遍生寒栗。

那曲调虽十分清丽，但又显得有些低哀，凄闷，唱歌人的声音更异常刺耳，教人听在耳里好像是绣花的一根针！

而且那“歌词”被他唱得支离破碎，七零八散，仿佛是自己编出的打油诗，有时词不连贯，便以哼音代替了。唱的竟是“清丽之梅花开又落，轻盈之雪花落又飘……”

这歌词竟也如此奇异，半夜中什么人会唱这样的歌？除这两句外，别的词便依稀不清了。

白衣女听罢，霎时也骇得双手发抖，惊乱中再顾不得许多，抱起黑衣客之身躯轻烟般又窜入了浓林中。在她身影于道路上消失后，那奇怪的歌声竟来到了近前！

这人自路尽头奔来，身法之疾当真犹如鬼魅，定睛细瞧，原来是个年纪已不小的矮瘦道士！身着褐袍，粗眉细眼，圆圆的脸，方方的鼻子，相貌十分怪异有趣，一双目光敏锐犀利，首先一眼瞥见倒卧于血地上的虬髯大汉，禁不住歌声嘎然顿止，大吃一惊，跳脚叫道：“啊呀！这里怎的有个死人？”

他目光电转，立刻望见密林深处似有白影闪烁，又是一跳，大喝道：“喂，站住！这人是你杀的？杀了人可不准逃，否则本道爷杀了你！”

白衣人听见喝声，反而逃得更快。

褐袍道士当即追赶上去，口中怒叫道：“站住！杀了人还有胆子逃，实是胆大包天……”突而反手给了自己一个嘴巴，骂道：“混账，他既有胆子杀人，逃算什么？”

这位道长头脑只怕是浑浊糊涂得很，此刻居然会说这种话。但他轻功可是绝佳高妙，想追上那白衣女本非难事。

难的是正在此刻，道路中骤然响起一阵“哇哇”的小孩哭闹声，白衣女抱着人已走远，没有听见这哭声，但褐袍道士立时听见了，他心头一惊，瞪目道：“哪来的娃儿在哭？”言罢步履一转，未追那白衣人，反倒又掠回向大道中。

他锐目四搜，只看见染血的尘道，泣血的钢刀，与倒地的虬髯大汉——但孩子，孩子呢？

哭声明明是从这里传出来的，为何此刻又瞧不见孩子在哪里？褐袍道士两条眉毛一皱，忽而眼光一亮，赶过去蹲下，掀起大汉下摆衣衫，哭声霎时变得清晰洪亮了。

原来适才大汉倒地时，被长剑削掉的一截衣衫恰巧盖住了他，若非这孩子发出响声，谁也瞧不见衣服下仍遮盖着一个孩子。

他方才在那般情况下犹自不哭，此际为何又哭喊起来？所幸是他哭声并不怎么难听，反倒十分清越铿锵，顺耳得很。道士轻喝：“住口！”

那孩子又怎听得懂褐袍道士的话？

褐袍道士忍不住抱起他左摇右晃，皱眉道：“你这孩子，是谁家的孩子？这死的人，是不是你爹？”此人说话果然糊涂，想到什么问什么，从不想自己问得对不对，该不该。

孩子哭个不停。

褐袍道士连连摇着，哄道：“好孩子，乖孩子，好乖的孩子，莫哭，小心道爷打你屁股！”

见他仍啼闹，摇头道：“你虽哭得好听，道爷也嫌闹心……”

孩子全不理他，反而哭得更烈。

道士急得跳脚，道：“你爹死了光哭顶个屁用！有本事去报仇……咦？你爹好像没有死……”

他一步急蹿至倒卧于血滩上的虬髯大汉身畔，一手夹孩子，另一手则推起他身躯，仔细看了看，立即以掌心抵住他背部的“灵台”大穴。

原来这大汉性命虽垂危，却并未致死气绝，只是昏厥不醒，气若游丝，适才褐袍道士粗枝大叶，只顾留意着孩子，此际才投目瞥见，连忙过来查看并助他苏醒，一股深厚精湛的内家真气已从掌心输入他体内。

经真气摧疗，虬髯大汉霎时便有了知觉，他勉强睁开颤抖着的眼皮，目光茫然而吃力地望着眼前的褐袍道士，嘎声道：“你……”虽像已拼尽了力气，语声仍弱如蚊蝇。

褐袍道士连忙问道：“你是什么人？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里？怎会倒在这道上？是谁要杀你？那人与你有何怨仇？那人又是什么长像？快说！否则等你死后就说不出来了。”

他连问了八句话，虬髯大汉却连一句都未答复。他身子一阵抽搐，目中充满了怨恨与绝望，口中喃喃道：